

康郡之光

Contra Costa Light

July 2014

本期要目

1. 懷念與感受
3. 萬金難換的結婚年禮物
5. 愛屋及烏 - 頭屋教會兩週記
6. 黏合劑-我與父母
7. Peace and Quiet

懷念與感受

/ 朱樂華

自從 2005 年從加州的康郡福音教會退休之後，我們意想不到的去了維也納，也意想不到的一呆六年多。滿以為就可以回加州來，沒想到卻去了雅典，現在在希臘為您提筆。去年四月到六月，我們回美國一趟，除了見到許多弟兄姐妹及朋友之外，主要是和兩個兒子的家庭相聚。老大念昀/靜敏的大女兒晉安，高中畢業，旋即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二女兒晉寧，初中畢業，進入高中；我們參加了她們的畢業禮。老二念平/家蕾，在四月底喜得一女睿恩。這些喜事叫我們忙碌的飛上飛下，往返於洛杉磯與舊金山灣區之間。七月中旬，我們經過維也納，回到了雅典。

我們自忖：在這廣大的世界中，讓我們自選服事的地方，也絕不會想到維也納和雅典，這兩個風格迥然不同的地方。在此簡單的跟您分享我們對維也納的懷念和對雅典的感受。

維也納是個音樂名城，奧地利有幾位最膾炙人口的音樂家，像莫扎特、斯特勞斯、修伯特、馬勒，

其他的音樂大師幾乎都在維也納停留過，許多還一輩子呆在維也納終其一生；現今的音樂家也多以維也納為朝聖之地。維也納有許多音樂廳，其中的金色大廳是多少音樂家夢寐以求的成名之處。各地每年新年音樂會，以維也納金色大廳的一場最為引人注意。這新年音樂會已經持續了 73 年，近些年來，藉媒體轉送，每次新年有五千萬觀眾。維也納其實不大，是個保持了古色古香，卻又是個乾乾淨淨的城市，文化活動不斷，讓小市民都能享受得到。除了市容乾淨，人民文化素質頗高，守規矩、守法；生活程度便宜，尤其是公共交通，四通八達，我們在維也納不必開車，車票又便宜。維也納歷年來被評為“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而且總是在前兩名之內。我們慶倖能夠在此居住六年多。

維也納的華人教會在 2010 年購買了自己的會堂，康郡和一些在美國的弟兄姐妹也提供了一些幫助。有了自己的場所，加上弟兄姐妹們悉心的整建，大家都覺得非常開心。2012 年開始了第二代德語的聚會。在歐洲各地宣教佈道的張路加牧師知道了在魏牧師的帶領下，維也納教會在 2013 年舉行了“德語佈道會”，他為維也納教會非常高興，認為用“本地語言”舉



行佈道會，在歐洲華人教會中，維也納教會領了先。

雅典是個文化古城，最有名的人物就是古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亞歷山大大帝。我們在街上看見希臘人，總是難免想像他(她)就是這些彥哲、英雄的後代，心中不免有一種自然的崇敬。但是想到近代的希臘船王歐納西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自從 2008 年，世界經濟下滑以來，希臘情形最為嚴重，國家人不敷出，無法還債；從雅典的市容，就可以看出一些現象：許多大樓沒完工，空的骨架夾在完好的大樓之間；殘垣破牆到處都是，常常與修建完整的“豪宅”比鄰而立，極為驚心怵目。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大國要避免“骨牌效應”，不想希臘破

產，儘量幫忙，但是以希臘政府縮緊-減低退休金、公務員薪金-為條件，援以鉅款。我們覺得國家到了這個地步，應該舉國同心才是。那知希臘國民不能體諒國情，用罷工來反對國家縮緊的措施，雪上加霜。希臘的福利很好，經濟衰退前，人人安居，被譽為“天堂”，一般公務員退休金比德國人拿的還要多，難怪人民不滿國家縮緊的做法。這些做法於2013年正式實施，人民的購買力大受影響。許多從事批發零售的華人都說，2013年聖誕季節的銷售量，比前年差了很多。在希臘的華人以經商為主，自從經濟衰退以來，大約半數華人離開了希臘，或回國，或轉往其他的國家。教會聚會的人數也因此減少了。

希臘地處地中海中央位置，天氣好，平地冬天不下雪，海岸線長，山上古跡無數。大家都重視享受，上班時間短，辦事時條慢里的，一點都不關心；只要拿到錢，先享受為快，飯館、咖啡館經常滿座，現在仍然如此。在希臘，個人的權益是件重要的事，只要自己方便，什麼事都可做；法律，那是保護別人的事，就沒那麼重要了。所以交通秩序不好，單行道常有汽車、機車反其道而行；我們每次過十字路，雖是綠燈，都得再三張望才敢過街，因為車子不讓人；人行道經常是“地無三尺平”，因為破損的地磚，長期不補；走在人行道上，上面經常有“小雨”飄下來，原來是冷氣機的積水；底下要注意有無進入地下室的入口，免得摔

跤；街市的角落，經常有人“方便”。幸而“天無三日雨”，這兒的陽光太好了，每人都說，“我們有的是太陽！”但是，卻沒有儘量利用陽光的經濟效用-能源。

不過，我們在此適應得還不錯。我們住在城中心“中國城”內一棟公寓的四樓，大大的玻璃門朝西，沒有高樓阻擋視線，所以天天都可享受“夕陽無限好”；不熱的時候，我們可以散步到“衛城”(Acropolis)，以及其他的景點；上教堂和買菜都很方便。希臘以東正教會為國家教會，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屬於東正教會，只有東北部少數皈依伊斯蘭教。東正教的教堂林立，格式與羅馬大公教會迥異，倒與伊斯蘭教堂接近。只要是教堂，不能因建樓而折離。在雅典城裡，常看見大樓的底層，包含著一個完好的小教堂，維持著主日的聚會。我們偶爾也進一些大的教堂參觀，他們沒有任何雕像、朔像，但是牆壁上有許多壁畫，描述聖經中的事跡。他們禮拜的形式，似乎一成不變，非常傳統。

至於這兒的華人教會，也相當“傳統”，在國內家鄉教會中所做，所講，到這裡仍然繼續。其實，在中國鄉下的教會因為國外很多人去培訓，已經改變了很多。在這裡的教會，一方面固守傳統，有點像舊金山或倫敦華阜的保守，要他們改變很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們也因這兒的作息時間(朝九晚九)，週間的聚會，都在晚上十點到午夜，弟兄姐妹們也熱心參加。在雅典，還有許多外籍移民的基督教會，我們認識了幾位從美國來的宣教士，據他們說，雅典有九十幾

個用外語的基督教會。我們也偶爾受邀去參加一些聯合的活動。在希臘的北部帖撒羅尼迦也有華人教會，人數較少，我們也去服事過，今年還要定期去那兒幫助。在聖經裡讀到，**保羅當年在這塊土地上傳播福音**，主要的地點是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庇利亞，雅典，哥林多，真沒想到今天居然有華人教會散佈在此。許多傳道人和基督徒提到希臘，都想來此一遊，緬懷當年“保羅的腳蹤”。這裡的華人教會佔地利之便，不乏華人牧者來此講道。像在維也納一樣，我們也常在這裡遇見來遊的朋友。

歐洲的華人教會，缺少牧者。在中歐與南歐，華人以經商為主，經濟實力較強；在西歐與北歐，中國留學生較多，很像四十年前美國的的情形，非常需要走過這一段路程的兄長們的幫助。目前只有少數的幾對夫婦，為主的緣故，散佈在歐洲關懷這些華人群體。康郡教會目前也有兩對夫婦參與其中。我們多麼希望康郡能夠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這個行列，在天國的事上，盡上一點力量。

萬金難換的結婚年禮物

/陳慶真

記得結婚卅週年時，兒女知道我心願，禮物是兩張往返以色列的機票。那趟聖地之旅，終身難忘。走在當年耶穌腳所踏過的土地上，滿目是主比喻引用的葡萄園、橄欖樹、無花果、耳際是主的諄諄教誨，從此讀經的感受不再一樣。字句開始在紙面上跳躍，對聖經有了多一度思維的領悟。因此，當四十週年來臨，老伴問我想要如何慶祝時，『我們去看看羅馬的 Catacombs 吧！』是我毫不猶豫的回答。

Catacombs 者，**地下墓窟**也。朋友們聞悉，莫不瞪大雙眼：『怎麼會有人花錢跑到地下墓場去慶祝結婚週年！？』朋友有所不知，那是我長年累月的宿願。自小學時被母親既哄帶逼地上兒童主日學起，就有一個盤旋在腦海的問題：主耶穌到底是什麼樣子？眼睛什麼顏色？長髮及肩嗎？是高是矮？英俊嗎？像主日學教材上所畫的嗎？直到自己長大也成為主日學老師，這個問題仍然困擾著我。日後在作聖經考古研究期間，讀到羅馬城地下墓窟有許多壁畫，是早期信徒在暴政逼迫之下，躲到地下墓場留下的遺跡。墓壁上畫的是他們見證過、或是聽說過耶穌的神蹟、聖經故事、聖徒們彼此的交

流、聚會敬拜等寶貴記錄。有些壁畫，最近才被挖掘出來，並一一被收為梵蒂岡的財產。

『從壁畫中，一定有當年聖徒所畫耶穌的事跡，特別是在殉道前，渴望主再來時的作品。』我理直氣壯地向朋友陳述我非去不可的理由。『**而且，在諸多耶穌的畫像中，大多數所繪耶穌的樣子，就是主真正的容顏！**』我天真地憧憬著，豈知，這個『諸多』，可真是得之不易！

於是，我們開始為四十週年『蜜月旅行』籌劃。首先要向『梵蒂岡 Catacomb 管理處』申請參觀許可證。一連發出的三封申請信，封封石沉大海。打去的電話也沒人接，連機器留言都聽不到。左思右想不得要領，只好『走後門』。當時我們正在柏林工作，認識台灣駐德國大使，由他介紹了駐梵蒂岡大使，並且抬舉我是研究聖經考古的教授！如此幾經輾轉，三個月後，總算拿到了參觀許可證，通知我們可以在第二年六月七日早上前往參觀。

我們兩老豈敢怠慢，像鄉巴佬第一次進城，早早買了機票，訂下梵蒂岡對街的旅館，並提前兩天到達，唯恐因時差看不清主的畫像。參觀前一夜，老伴撥了鬧鐘，呼呼大睡。我卻一夜興奮得看鐘十幾

次，唯恐臨時停電。因為許可證上未寫明早上幾點參觀，又有鑑於拉丁民族晚睡晚起的習性，我們八點到達管理處。站在門口的管理員一身筆挺制服，用眼角瞄了我遞上的許可證：『你們來晚了！』

（You came too late！）然後背著我們走開。我一個箭步過去：『先生！信上並沒有註明幾點啊！如果八點太晚，幾點來才不晚呢？』『你明天再來試試吧！』管理員說完，大步走進內室，關上了門，留下我們瞠目結舌，吃吃道出半句『明天幾點…？』

第二天，我們起個大早六點趕到門口。衙門深鎖，前庭冷清得可以羅雀。『來得太早了。』我倆對看，心中竊喜。於是飢腸轆轆，坐在門口石階上等開門。誰知竟然等到九點仍不見人影！正納悶著，一個年輕人騎著單車過來，看著我們這兩個大傻瓜，好心地告訴我們，那天是國定假日，沒人上班！我倆氣得（或是餓得）眼冒金星，陣陣胃痛…。。

第三天，我們心情極惡劣地七點趕到。不幸，又是那張晚娘臉的管理員出來：『今天名額已經滿了！我們每天只核准 12 個人。』『這 12 個人是什麼時候來的？我不相信有 12 個人比我們早到！』數日來缺乏睡眠的我，彈性耐力已被拉到了極限。士（女仕）可殺不可辱！只得使出女人三大法寶之二，顧不得一向為人師表的尊嚴，

滿臉淚水地哭述委屈…。最後，管理員介紹我們去另一個小型的 Catacomb，並且面無表情地丟下一句話：『那裡你可以照相。』

長話短說，篇幅有限。（向我邀稿的昌謀弟兄限定我只能寫1200字！）謹以所附幾張具有代表性的圖片，證明我們的確走訪過 Catacombs。圖一是 Catacomb 的內部實況：其結構如立體停車場。因為殉道者太多，每一個洞窟停放一具屍體，這就是殉道聖徒身體最後的歸宿。圖二是聖徒憑記憶所畫的『五餅二魚』。圖三是使徒彼得的壁畫。他的畫像多半是滿臉慈祥、一頭白髮、加上鬍鬚、個子高大、頗有領袖風範。保羅的畫像就不同了。受盡苦難的他常是一臉正經、身材較矮、並且禿頭！（圖四）看來

《哥林多後書》十章十節保羅對自己『氣貌不揚』的描述，不完全是謙卑。最後一張（圖五）是主耶穌的畫像，也是我們千里迢迢來訪的目的。從兩側的『α』及『ω』符號看來，可能是第二世紀的聖徒所繪。『主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示錄1：8）圖片中，主柔和的眼神、瘦削的臉、及肩長髮、短鬍鬚、白色袍子、多麼面熟！證實歷代傳遞下來，主日學教材上耶穌的畫像，竟然和兩千年前差異不大。羅馬 Catacombs

之行，回答了我幾十年的疑問，值回我們所受的委屈！

回到柏林，和大使提到梵蒂岡管理員的嘴臉，大使笑笑拍拍我的肩膀，一副大不以為然的口氣：『你們真是在美國住太久了，難道沒聽說過“塞紅包”這玩意兒嗎？』唉！盼望梵蒂岡衙門，在新教宗方濟各簡樸清廉的表率下，努力反腐打貪，讓更多信徒可以觀賞到羅馬地下墓窟的寶藏。

幾年過去了。如老伴問起我五十週年有什麼要求時，我會說：既然卅週年走過聖地；四十週年看了聖徒殉道的墓窟；五十週年時，求主保守我倆身體仍然硬朗，得以朝聖的心，追隨聖徒的腳踪，走遍當年的馬其頓及小亞細亞，看看在帖撒羅尼迦南，那個喜愛研讀聖經的底哩亞舊址、在以弗所被保羅激怒那銀匠的亞底米神廟、在腓利比保羅和呂底亞建立的歐洲第一所教會、老約翰被放逐的拔摩島、及啟示錄記載的七個教會等等，體會聖徒們在極端困境及暴力逼迫下，以血汗所建立的初期教會。



圖一：羅馬地下墓窟



圖二：五餅二魚



圖三：彼得畫像



圖四：保羅畫像



圖五：耶穌畫像

愛屋及烏 - 頭屋教會兩週記

/王蔚蔚

頭屋教會位於台灣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是一間由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基福）建立的教會。基福的工場對象是基層民眾，主要分佈在台灣窮鄉僻壤，廟宇林立、偶像充斥之地。

數年前聽過基福的事工；兩年前教會的張力揚夫婦在頭屋短宣，了解頭屋教會的兒童功課輔導（課輔）需要幫助，我以為這是可以勝任的工作，所以三月初我們夫婦拜訪頭屋教會兩週，希望能幫助當地兒童的功課。但是兩週下來，發現課輔並不簡單，因為兒童功課不好是有其他的原因。

頭屋鄉離苗栗市其實只有 3-4 哩，10 分鐘的車程，但已有鄉下的感覺。三四條主要街道，其他就是小巷弄堂。一間 7-11，一家小型超市賣蔬果雜貨。大部分的蔬果販是路邊攤，或是小貨車定時載運蔬菜、水果、豬肉、甚至糕餅麵包，沿街叫賣。雖然鄉下，但也有三層樓的公寓，私家車、機車上下學接送小孩。主街樓房之外，就是零星的農田，荒廢的、耕種的，彼此夾雜。無規劃的小路，彎彎曲曲，上上下下，進入一戶戶老舊房子。再往外走，就更鄉下，有些小朋友的家在竹林邊。另外，五步十級的就可看到寺廟，煙火繚繞。

頭屋教會成立有 21 年之久，位於民政中心，附近有鄉公所、衛生中心、警察局、頭屋國小。教會租用一棟三層樓的公寓，一樓有聚會廳堂、辦公室、廚

房；二樓三樓有教室、臥室和一大空間，相當實用。現任田牧師兩年前由美返台來到頭屋，她一人負責教會的牧養、探訪、接送和兒童輔導，相當忙碌。

頭屋早年產茶，是客家茶農集中的地方。然而，現在年輕一代不再從事這一行業，有辦法的進城工作，搬出頭屋。整個頭屋鄉的人口約 11,400。頭屋國小最旺時，有八百成千位學生，如今不到一半，約 350 至 400 位。附近明德國小，諾大美麗的校舍，只有 30 名學生，平均一級只有五名；是少子化、城市居的典型例子；剩下的就是老弱殘障。頭屋教會就看出這種現象。我們在這裡兩週，注意到教會裏常來聚會的約有 20 人左右，幾乎都是祖母，曾祖母與他們的孫輩們；不見有 18-65 歲的弟兄或姊妹。兒童有十來位，二年級到六年級為主。

這群小朋友周中每天下午 5:00 到教會，一起念聖經，然後 5:30-6:30 接受英文輔導。星期六晚上有青少年聚會。主日沒有兒童班，所以主日崇拜時，小朋友與大人一起聚會，有些騷動；但小朋友輪流朗讀經節時，倒也覺得朝氣活力。

有些學生有學習心，但大多數沒有什麼勁。好說歹說地勸他們，告訴他們讀書的好處，他們無動於衷，認為只要國小畢業即可。但是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他們都願意 5:00 來一起念聖經，輪流地讀 30 分鐘。5:30 上英文課的意願不高，吵鬧玩耍，只想應付學校考試即可。週六晚上青少年團契有聖經考試，考的好，就有獎品。他們最高興的事就是進城吃麥當勞。

一位五年級的小朋友，因為在學校攪擾其他同學，學校課輔班不

願收，所以需要教會個別輔導，加強補習所有科目。他下午 3:45 到教會，按照老師指定的作業，無論國文、數學、社會、英文都要輔導。5:00 功課做完後，參加聖經課與英文輔導。我的責任就是個別輔導這位小朋友。

我倆第一天見面是補習數學。我想了解一下他的程度，於是按著課本裡的題目問他，他兩眼發呆，低頭不語，很長一段時間，非常冷場尷尬，我不知所措，只好坐在一旁，暗暗禱告，求主讓他開口。還好，後來他終於開口，我們才能開始上課。他的數學根基不好，趕上進度有些難度。很多時候課業是抄同學的，有時還抄錯。

慢慢地我發現這名學生玩心很重。上了 20 分鐘課或稍稍有些進步，就坐立不安，想出去玩。我想他既然無心上課，浪費時間，不如讓他去玩一會。不料這一出，就如放了韁的野馬，不回來了。牧師得去學校操場找他、叫他，然後他心不甘，情不願地回來繼續寫功課。有幾次他對父母說來教會輔導，卻跑出去打電動遊戲，一打就是一兩個鐘頭，牧師到處打電話詢問其他同學，方才找到他。

當我們問到他們的父母時，才知道很多父親因酗酒吸毒，坐牢或無法工作，甚至因酒醉殺人服刑或車禍死亡。母親離異再嫁，有的和繼父生活，有的是祖父母或姑媽撫養。即使與父母親同住，母親得負起家計的重擔；不時還有家暴事件。有幾位母親是外籍新娘，中文不好，無法輔導課業。老祖母有的身體不好，有的識字有限，也無法幫忙課業。少數稍稍年輕的姐妹中，還有兩三位有身心障礙，溝通有些

困難。

常來的一位弟兄也已是祖父級，最近假釋回來，想好好調整，找工作，把家裏整頓一下。其他弟兄則是在附近的恩福會戒毒中心見到。恩福會類似晨曦會，創辦人本來吸毒販毒，在晨曦會戒毒成功後，回來鄉里，幫忙有需要的人。他們有農場，種植薰衣草 (lavender)，提取精油，製造香皂出售；種植蔬果、養雞自用。

兩週下來，我們深深感到這一生還沒有見到這麼多不幸的人都聚在一個地方。教會外的人看到教會裏這麼多「異類」都裹足不前，因為他們覺得教會裡的人有諸多不法的行為，怕自己的小孩來教會受到不好的影響。傳福音給外面不信的人有些困難。我們拜訪新上任的基福理事長陳正雄牧師時，曾提出這個問題。陳牧師語重心長的表示，傳福音給外面人是困難，但我們絕對不能放棄這些信徒或曾經走入歧途的人，因為社會已經不接受他們，教會是最後的防線，是唯一能愛他們、幫助他們的地方。陳牧師的話真是見證耶穌所說的「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的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太 9:12, 9:13 下)。

頭屋教會與基福的牧者因愛神而對人所付出的愛，尤其是愛那些被人唾棄的人，可說是「愛屋及烏」。欽佩他們對神工作的擺上，求主保守祂的僕人，願更多的弟兄姊妹支援基福與頭屋教會，祝福頭屋教會。



黏合劑-我與父母

/ 滿慧婷

在每一個孩子眼中，他們的父親與母親原本就是一家人，自始至終生活在一起，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情。而且絕大多數父母結婚久了也的確會越長越像，越看越像。孩提時代，這個問題一直困擾了我很久。為什麼爸爸有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媽媽也有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兩個家庭不但背景千差萬別，住在不同的地方，就連說話也是一

個南腔，一個北調。

爸爸是个幽默的人，经常爱讲些笑话給我們聽。他说自己年輕時胃口极好，飯量很大。與媽媽談戀愛時，有次逛街吃飯，居然一口气將幾大碗醪糟全都吃光。弟弟嘴饞，聽後立刻抗議：“為什麼不帶我去，我最愛吃醪糟。”而我聽後心中卻納悶，他們倆人居然從前互不認識！後來經人介紹才變成了一家人？！這個答案令我十分失望。我為此可以說是耿耿於懷了好幾年，直到長大了心中還不願承認這個事實。至少在我心中，他們是我最親愛的人，他們彼此裏所當然也應當親密無間。這是孩子的邏輯。他們之間若有任何隔閡發生，在我看來都是無法容忍的。可想而知，小時話候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我看到父母生氣、吵架，尤其當他們嚷嚷著要分開過的時候，我會有種世界末日來臨的感覺。

逢年過節全家人聚在一起，大家的話題總是三句不離小孩。我最得意的事情，就是聽父母講自己小時的趣事。因我是家中的老大，故事自然比弟弟多。有的記不清重複多少遍了，但我每回都聽得津津有味，生怕漏掉一句，因為我同樣很在意自己在父母心中的位置。

有一次，祖母指著鏡框裏一位年輕的阿姨開玩笑對我說，這是你媽媽。那位阿姨是當年爺爺趁爸爸在外地求學時，按老規矩在老家給父親訂的一門親。當然爸爸沒有

同意。我雖然知道大家在同我開玩笑，可心中還時七上八下。直到母親多次提到我出生時的詳細情形，我才確信自己是她親生的。

父母偶爾會吵架，也常常有各不相讓的意見。但只要涉及到孩子，這些爭執都最終都會由一方讓步，最後雙方達成妥協或一致。有點像兩國的外交，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放棄成見，達成共識，顧全大局。而父母所謂共同的「利益」就是我們這些需求不斷，而又累累製造麻煩的孩子。因為在父母的眼中，孩子比他們自己還重要。所以我也同其他孩一樣，自然而然地在父母的呵護、責罵、欣喜而又無可奈何的歎息聲中漸漸長大。

如今父親已離我們而去，母親也早已年逾古稀，我也有了自已的小家，成了兩個孩子的媽媽。但我深信，不論歲月如何變遷，父母留在我心中的愛永遠都不會消失殆盡，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歷久彌新。這種愛將永遠守候我的一生。在我漂零海外，遠走異國他鄉，無法對母親盡到孝心之際，祈求上帝為她祝福，盼望自己能夠成為母親痛苦和煩惱時的開心果，願愛和回憶穿越時空，在孤單時繼續陪伴她。

也願世上每對夫妻都能彼此

相親相愛，永遠不離不棄。因為慈愛的上帝不但為每個孩子安排了愛他們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父母，也讓孩子們在父母的婚姻中不知不覺地扮演了天使的角色，仿佛一帖粘合劑，成為夫妻雙方一生白頭偕老，忠貞不渝的祝福。

Peace and Quiet

By Leo Soong

Recently in the quiet hours after midnight, a transformer in our neighborhood failed, perhaps with a pop and a little shower of sparks. Fortunately, I use a battery-powered alarm so I did not oversleep. However, when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I was informed that the problem would not be fixed until late in the afternoon.

I ate my oatmeal cold, manually pushed up my garage door, and drove to my first appointment of the day. When I returned home in the afternoon the power was still off – no television, no internet. But I wasn't distressed because it felt good – it was a feeling I had first experienced in the early Nineties when we went on a short-term mission to minister to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Finland at a summer camp in Kangasniemi. No newspaper to read in the morning, no radio, no television, no distractions – just time to pray and meditate, serious Bible discussions, much peace and quiet, and an authentic Finnish sauna which ended in a plunge into the ice-cold waters of a glacial lake. At the end of the week, it was back to Helsinki and normal life connected to world events and entertainment, and the loss of peace as life resumed its hectic pace.

I knew from that time that it is a good th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world from time to time. The Catholic church recommends an occasional spiritual retreat. Towards the end of

my senior year in a Catholic high school, we were taken to a retreat house in San Juan Bautista. I think I was too young to feel anything other than frustration at being cut off from the world and not being permitted to talk; but as a consequence, I probably paid a lot more attention to the one movie we were allowed in those three days. It made a deep impression. It was a black-and-white film called "The Portrait of Dorian Gray" about a wealthy and promising young man who began to compromise his moral principles to get ahead in the world. He achieved more and more worldly success; but after a while, he noticed that his oil portrait hanging on the wall began to look more and more evil. When he could no longer stand to see it on a wall, and not wanting to throw it out (perhaps because it was painted by a famous artist), he finally threw a cloth over it and put it away in a closet.

The movie was ultimately about redemption. Towards the end, Dorian performed some selfless act which resulted in his death, but as the camera focused in on the portrait, the evil and twisted image that it had become began to transform back into its original form. The portrait itself was the outward sign of the inner condition of Dorian's soul, in its deterioration during his life and his redemption at the end. What's my point here? Simply this, I can't remember any of the other 1,000 or more movies I've seen in my life as vividly as this not-very-exciting black and white movie seen at age 16. Why? – it was the spiritual environment and the lack of other entertainment.

When the Bible talks about friendship with the world being enmity to God, it is primarily talking about "the lust of the eye" and "the pride of life", including the indulgence of base desires, human pride, boasting, and the desire to have the acclaim and approval of the world.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our incessant entertainment culture draws us away from God and has its corrosive effects on our souls. It is, perhaps, a type of addiction which makes us turn on the radio when we get in the car, flip on the television when we get home, or surf the internet to relax rather than to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of fellowship with God.

Our Deacons' Committee began a little project this year to read two or three chapters every month of "**Knowing God**" by J.I. Packer; and then to discuss it in small groups near the end of our monthly meeting. There were two purposes for this new practice: 1) Get to know fellow deacons on a deeper and more spiritual level as we discussed the applicability of Packer's insights to our own lives; and 2) Become reacquainted with one of the extraordinary classics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One of the earlier chapters talks about knowing God through prayer and meditation. As evangelical Christians, we probably place a lot of emphasis on prayer and the reading of Scripture. Our friend, Rev. Edward Chow, during his discipleship training seminars used to compare prayer and the Bible to the use of two legs in walking. He said, "In prayer, we talk to God and bring our needs before Him; and in the Bible, God

responds to u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move forward in our lives; using the two legs of prayer and the Bible." However, as I read Packer's book, I had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knowing God also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that I don't spend nearly enough time to know Him. I read a 10 minute devotional page from Andrew Murray's book, "Daily in His Presence" (which I highly recommend); I usually read 10-15 minutes from the Bible (systematically from beginning to end, repeating); and I spend too few minutes in prayer (usually it is the end of the day and I am tired).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I don't really meditate very much; and that meditation is the missing link.

Meditation is reflection on God's Word and what He is doing today in the world and in my life; and how all of those things connect and interrelate. It i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God is doing in my life so that I can cooperate and do His will. Jesus said that even He did and said nothing on His own, but only what He observed the Father doing and saying. Jesus also said that on our own we could do nothing; and could only achieve something worthwhile if we were connected to Him as the branches are connected to the vine. Meditation is our connection to the Vine that is Christ. Meditation is that quiet time alone with God when the Holy Spirit whispers to us in a quiet voice reminding us of what Christ has taught so

that we can face the thunderous storms of life.

Here is what I see as the benefits of meditation:

1. **It puts the focus of my life and activities back on God, where it belongs.** As our friend, Dr. George Fox, says, "Jesus must be both the Center and the Circumference of our lives"; and meditation helps to accomplish that.
2. **I feel that my decision-making is much better when I meditate on what God is accomplishing in and through my situation.** As I focus on what God is doing, He calms me down; He frees me from the anxiety of making the wrong decision; and my negative emotions no longer interfere with discernment of His will.
3. **I find much greater patience in dealing with problems and problematic people.** When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changing someone or some unfavorable situation, my frustration and anger are usually based on my fear of failure, loss of face, etc. But when I try to see what God is doing, then my only job is to be faithful to what He wants. I know that I am measured only by my faithfulness, and not by my success; and consequently I am better able to be at peace – patient and unworried.

Shalom, Berekhah veh Tovah (Peace, Blessing and Goodness upon thee)



康郡福音教會

Contra Costa Gospel Church

www.ccgchome.org

2460 Buena Vista Ave. Walnut Creek, CA 94597